

毛姆经典文库·短篇小说

# 赴宴之前

*Before The Party*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毛姆经典文库·短篇小说

# 赴宴之前

*Before The Party*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赴宴之前 /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李娜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3

(毛姆经典文库)

ISBN 978-7-5014-5500-3

I. ①月… II. ①毛…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6797 号

毛姆经典文库·短篇小说

赴宴之前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8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014-5500-3

定 价: 29.00 元

---

网 址: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843195700@qq.com](mailto:843195700@qq.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83901730 010-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月亮和六便士就在眼前。是为一份六便士的生活疲于奔命，还是为仰望心中那轮明月而有所放弃？

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以免干出违法的勾当。

改变一个好习惯容易；改变一个坏习惯谈何容易！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它几乎可以助你逃避生命中所有灾难。

人们常常发现：一位卸任后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也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一经打击就灰心泄气的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爱情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它是自私的——如无显现，便是巧妙地遮掩起来了；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和怯懦。

我们要容忍他人，如同容忍自己。

一个人落水了，游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要抬高一个人，最容易的办法是贬低另一个人。

要知道一个人的本质，让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嘴里说的请你批评，但心里要的却是你的赞美。

# 目 录

贞德 ❶ 1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❷ 49

昂蒂布的三个胖女人 ❸ 92

现实生活 ❹ 112

赴宴之前 ❺ 138

穷乡僻壤 ❻ 172

蒙德拉哥勋爵 ❼ 215

## 贞德<sup>①</sup>

世上很少有东西，能与一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相媲美。

我年轻时非常穷，只能吸他人馈赠的雪茄。那时我就决定，将来有了钱，一定要在每天午餐和晚饭后都吸上一支。这是我年少时所下的决心中唯一能坚持下来的，也是我唯一实现了、从未遭过幻灭之苦的梦想。

我喜欢那种质地淡雅但口感浓郁的雪茄。它长短适宜，既

---

① 原文篇名为 *Virtue*。

不能太细，你还未曾意识到就抽没了，也不能太粗，直让你抽得厌烦。它卷得如此恰到好处，抽的时候根本不费丝毫气力，而烟叶又是如此紧实，根本不会在唇上散了架，故而能保持口味始终如一，直到最后。

但当你吸完最后一口，放下那不成形的烟头，看着袅袅余烟在空气中盘桓消散、渐趋轻淡时，如果你是那种性情敏感之人，想到为了成就自己这半小时的愉悦需要多少人千辛万苦的劳作与辛勤照料，想到他们殚精竭虑、不惧繁琐、历经各道复杂工序，你就不能不伤感起来。为了这个，有人在热带的烈日下常年挥汗如雨；为了这个，轮船要越过七大洋。而在你品味着一打牡蛎（并佐以半瓶干白葡萄酒）时，这些沉思就更显得尖锐而深刻了；而当下肚的是一块嫩羊排时，这些想法简直会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就是这些动物，自地球能够滋养生命以来，在一代又一代千百万年的时间里才得以成型，最后却终止于一盘碎冰或银质烤架上。一想到这些，怎能不叫人顿生敬畏之心呢！也许，人类麻木的想象无法领会吃一个牡蛎时那可怕的严肃性；也许，进化论已经教会我们，双壳类动物古往今来始终故步自封，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难以获得同情。它们的超然离群是对人类满腹雄心壮志的无礼冒犯，而它们的自我满足较之人类的虚荣又是那么令人讨厌。但我不明白，怎能有人在羊排呈于面前时而不深思落泪！这儿，人类亲自插了一手，进化史与你盘子上那块鲜嫩的羊排紧密相连。

甚至有时，即便是人类的命运，想想也让人费解。那些日

常生活中安安静静的普通人，银行职员、清洁工、唱诗班第二排的中年女人，他们背后有着永无止境的历史。自原始的混沌开始，他们历经自然演变过程中的重重危险，终于在此时此地成为此人。看看他们，你就会觉得真是奇怪，不可尽之于言。想想他们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才能有今天，一个人兴许会觉得他们的存在必定意义非凡，兴许会觉得，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造物主抑或任何创造了他们的神秘力量来说必定不会无关紧要。然而，一场意外降临在他们身上，线索中断，那个自世界混沌初开就一直在讲述的故事突然就结束了，仿佛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不过是一个傻瓜的荒唐之言。这些如此重要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其起因竟可能是如此微不足道的琐事。这难道还不够奇怪吗？

一起偶然事件，原本极有可能不会发生，却有着难以估量的后果。万事万物，貌似全由盲目的偶然所操纵。哪怕我们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行动，也能给他人的整体命运造成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原本与我们毫不相干。如果那天我没有穿过邦德大街的话，我即将要讲述的故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必须拥有那种独特的幽默感，才能品味到其中的乐趣。

那是一个春日的上午。我正在邦德大街溜达，想着中饭之前都没什么事可做，就决定去苏富比拍卖行，看看那里展出的东西有没有我感兴趣的。街上堵得厉害，我在汽车狭窄的缝隙里穿行。待我来到马路另一边时，恰巧碰到我在婆罗洲认识的一个熟人。他正从一家帽店出来。

“你好，莫顿！”我跟他打招呼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回来差不多有一周了。”

莫顿是婆罗洲的政务专员。我去那里时，总督把我介绍给了他。我给他写了信并告诉他，我将会在他的管辖地待上一周，希望他能安排我住在政府招待所里。我到达的时候，他去了码头迎接我，并邀我和他同住。我谢绝了。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共住一周；再者，我也不愿他负担我的食宿。除此以外，我觉得独住的话会有更多自由。

但他根本不听我的。“我那里有很多房间。”他说，“招待所条件极差。而且，我已经有六个月没和白人说过话了。真的受够了独处！”

但当莫顿说服了我，并用小船将我带到他的寓所、给我倒了杯喝的后，就完全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了。他突然变得害羞起来，他的谈吐原本流畅自然，现在却变得干巴巴的让人乏味。我尽了最大努力让他能“宾至如归”（那当然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了。毕竟，这就是他的家），我问他是否有新的唱片。他打开留声机，拉格泰姆爵士乐<sup>①</sup>让他重拾自信。

他的寓所是一套平房，面朝一条河。客厅有一个很大的阳

---

① 拉格泰姆（Ragtim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起源于19世纪末。作为早期爵士乐，它采用黑人旋律，依切分音法（Syncopation）循环主题与变形乐句等法则结合而成，盛行于一战前美国经济繁荣时期。黑人乐师S. 乔普林享有“拉格泰姆之王”的美称，被誉为拉格泰姆爵士乐宗师。《枫叶拉格泰姆》是他的代表作。

台。这是典型的、毫无个人风格的政府官员的家。他们需要经常搬到这儿搬到那儿，而这种搬家因工作上的紧急情况又很少能得到预先通知。墙上挂着当地土著人的帽子作为装饰品，还挂有动物的犄角、吹管和长矛。书架上放着侦探小说和旧杂志。还有一架立式小钢琴，琴键是黄色的。整个家非常杂乱无章，但还算舒服。

遗憾的是，我已不大记得他的长相。他很年轻，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有二十八岁。他有着大男孩儿的迷人微笑。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令人愉快的一周。我们沿着河边散步，还去爬山。有一天，我们还和住在二十里外的几个种植园园主吃了午饭。每天晚上，我们都去俱乐部。一个喀奇县工厂的经理和助手是俱乐部的唯一成员。他们关系很僵，彼此互不理睬。只是看在莫顿的分儿上，为了不叫他在有访客时失望，我们才能在一起玩几圈桥牌，但整个气氛仍然很紧张。然后，我们回到寓所吃晚饭，听听音乐就上床睡觉了。

莫顿手头工作并不多，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会觉得时日冗长难熬。他精力充沛，富于激情。这是他的第一份此类工作，故而他非常高兴能够独立。他唯一的担忧就是，修建中的这条路完工之前会被调走。修路让他发自内心地快乐。这原本就是他的主意。他以花言巧语从政府那里哄骗到修路经费，并亲自测量土地，查探路线，还独立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每天早晨去办公室之前，他都要开着那辆晃荡得厉害的老旧福特车去那些苦力干活儿的地方，看看和前一天相比工程有多大进展。他心无旁骛地修路，甚至做梦都在修路。他估计，这条路会在—

年之内修好。到那时，他才能放心去休假。他充满激情，即便他作为画家或雕刻家，要创作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所释放的激情也不会比修路更甚。

我想，正是这种激情，让我喜欢上了他。我喜欢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对修成这条路的激情实在让我印象深刻。这种激情让他无视生活的寂寞，不在乎晋升，甚至连回家的心思都没有。我忘了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可能十五或二十英里，我也忘了修这条路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相信，莫顿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的激情是艺术家的激情；他的胜利是人类之于自然的胜利。他边干边学。他要对付的是荆棘密林；是一下子就能把几个星期费力完成的工程冲垮的瓢泼大雨；是各种地势、地貌引发的突发事件。他还要把他的雇员团结起来，号召他们齐心协力。他的资金也不够，但梦想在支撑着他。他的雇员们渐渐具备了一种史诗般的品质，而整个工程的跌宕起伏宛如一个开拓传奇，呈现了一集又一集的精彩故事。

他唯一抱怨的就是日子太短，有许多工作要处理。他既是辖地的法官，又是收税员，还是当地臣民的父母官（虽然他只有二十八岁），他还要时不时地离家去各处视察。没有他在场，什么工作都完成不了。他甚至想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工地，鞭策那些工作不甚卖力的苦劳力多加几把劲。我到那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欣喜若狂的事。他想与一个中国工头签订合同，将一段路交给他来修，但这个工头要价太高，莫顿付不起。尽管双方进行了无数次讨论，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眼看工程因此被耽搁，莫顿不由得怒火中烧。对此，他一筹莫展。有一天早晨，他在去到办公室的路上听说前天晚上一家中国赌馆发生了斗殴，一个劳工因此受了重伤，嫌疑人已被逮捕归案。嫌疑人正是那名中国工头。他被带到法庭，证据确凿，莫顿判他劳改十八个月。“现在，他还是要去修那该死的路。这回，可什么报酬都没有了！”莫顿如此说。当他跟我说起这个故事时，眼睛里精光闪闪。

一天早晨，我们看到那个中国工头正在劳作。他穿着囚衣，对目前的处境漠不关心。看来，他已欣然接受了自己的不幸。

“我告诉他，路修完时我会免除他余下的刑期。”莫顿说，“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嗯，我可不捡了一个大便宜嘛！”

辞别莫顿时，我告诉他，回英国了一定要通知我。他答应我，到了会给我写信。一个人兴之所至，在那个时候发出邀请自然是诚心实意的。但当一个人要兑现承诺时，未免有些沮丧和懊恼。一个人在家与他在国外有着天壤之别。在国外的時候，他们很容易相处，热情诚恳，自然不做作，有很多趣事告诉你，而且非常友善。但当你回报他们的热情款待时，就会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就不容易，因为有些人虽然在自己的圈子里非常有趣好玩，但到了你的圈子就有可能非常沉闷乏味，变得拘谨而害羞。当你把他们介绍给朋友们时，你的朋友会发现这些人无聊之极。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礼貌待客，但当陌生人离开、谈话回归到大家都习惯的语境而变得流畅起来时，他们确实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想，那些住在遥远殖民地的人

们在职业生涯早期对这种情况非常熟悉。因为结果可能是痛苦而羞辱的经历，我发现，他们很少兑现在遥远的他国某处密林边沿办事处里诚挚发出并被诚挚接受了邀请。但莫顿不一样，他还年轻，而且是单身。通常是那些太太们发现相处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其他女人只消瞥一眼她们寒碜的衣服就知道她们是偏远地区来的，然后就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将她们冷落在那里。男人们却可以一起打打桥牌、网球或跳跳舞。莫顿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相信要不了一天两天，他就能在圈子里站稳脚跟。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已经回来了呢？”我问他。

“我想你可能不想被我打扰。”他笑着回答。

“这是什么话！”

此时，我们正站在邦德大街街边。才聊了几句，我发现他看起来有些陌生。他以前总穿着卡其布短裤和网球T恤，我从未见过他穿过其他衣服，只有晚上从俱乐部回来时他才会换上睡衣和布裙。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为舒适的晚礼服。现在这身蓝色哗叽西服让他看起来有些笨拙，他深棕色的脸在白色衣领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兀。

“路修得怎么样？”我问他。

“修好了！我原本还担心要推迟休假呢，因为在快要结束时又遇到了一两个问题，但我逼着他们拼命完成了。离开前一天，我开着福特车在路上溜了个来回，中间停都没停！”

我放声大笑，他的快乐很迷人。

“你回伦敦后都在干什么？”

“买衣服!”

“玩得开心吧?”

“棒极了!虽然有点儿寂寞,但我并不在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去看一出戏。帕尔默夫妇你知道吧?我想,你在沙捞越见过他们的。这两人原本也会在城里,我们还约了一起看戏呢,但是帕尔默夫人的母亲病了,他们得赶去苏格兰。”

他的话说得倒轻快,却刺到了我的敏感处。他的这种经历虽普遍可见,却叫我伤心。这些人在休假前好几个月就开始筹划,等他们终于下了轮船,就会兴高采烈,简直难以自抑。伦敦——商店——俱乐部——剧院——餐厅——伦敦!啊,他们将在这里享受生活!然而,伦敦这个城市却一口吞噬了他们!这是一个陌生而浮躁的城市,虽不致怀有敌意却漠不关心。他们在这里沉沦,迷失了方向,没有朋友,和新认识的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这里,比在他国密林里更为寂寞。所以,当他们在剧院偶尔碰到曾在东方熟识的人时(他们可能彼此厌烦抑或根本就不喜欢),简直就像碰见了救星一般。他们会约好某晚相聚,一起高谈阔论,开怀大笑,告诉对方自己假期过得多么愉快,顺便闲话一下他们都认识的朋友,直到最后才有些害羞地告诉对方:他们一点儿都不遗憾假期结束,重回东方岗位。他们会去看看家人,也确实非常高兴见到他们,但一切都变了样,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局外人。事实是,伦敦人的生活确实死气沉沉。回家多么叫人开心,但你却住不下去了。有时你会想念你那能俯瞰河流的小平房,想念你在那些地区的旅

行，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幸匆匆瞥一眼山打根<sup>①</sup>、古晋<sup>②</sup>或新加坡，那是多么让人欢欣雀跃啊。

我记得，莫顿是多么向往着路修好以后可以了无牵挂地回家。想到他一个人在谁都不认识的俱乐部里凄凉地用着晚餐，或是在索和区的餐厅独自一人吃完饭后去看戏，而身边没人可以与他分享看戏的喜悦、可以在幕间休息时陪他喝一杯——一想到这些，我真是心痛不已。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即使早就知道他在伦敦，我也没办法为他做什么，因为上周我没有一丝空闲。就是我碰到他的那天晚上，我已约好要和朋友一起共进晚餐，然后看戏，而第二天我就要出国。

“你今晚有什么安排？”我问他。

“我要去圣亨剧院看戏。那里虽说已经爆满，但路边有个不错的家伙帮我搞到了一张退票。两张票虽然不好买，但要搞到一张还是可以的。”

“要不你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要和朋友一起去草市剧院看戏，完了一起去切罗餐厅吃晚饭。”

“那太好了。”

---

① 山打根（Sandakan），一译“仙那港”，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木材出口港和渔港，木材、龙虾、燕窝出口量居全国首位。它还是马来西亚沙巴州第二大城市，景色宜人。

② 古晋（Kuching），马来西亚砂拉越州首府。作为马来西亚东部历史最悠久、最大的城市，也是马来西亚东部的工业、商业、港口中心。古晋地处砂拉越州西部，在砂拉越河南岸，距海三十五公里。市内新旧建筑交替，河渠纵横，绿水悠悠，装载橡胶、椰子、胡椒的小船穿梭其间，有“水上之都”的美称。

我们约定晚上十一点见，然后我就离开他去赴另一个约会了。

我有点儿担心要介绍给莫顿的朋友有点儿不太合他的胃口，因为他们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年人。但在这个季节，我也实在想不出临时还能约到什么年轻人。就我所认识的女孩儿，没有一个会感谢我邀请她们去和一个自马来亚回来、还有些羞涩的年轻人吃饭、跳舞。我相信，毕晓普夫妇能将莫顿招待得不错。毕竟，在一个有乐队而且还能看见漂亮女人跳舞的俱乐部吃晚餐总比他因无处可去、十一点钟就回家睡觉有趣得多。

当我还是医学院学生时，我就认识了查理·毕晓普。那时，他瘦瘦的，浅褐色头发，五官生硬——眼睛长得挺好看，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惜戴着眼镜——他圆圆的脸非常红润，挂着笑意。他非常喜欢女孩子，而且我觉得他对她们也真有一套。所以，虽然没钱没颜值，他身边却从未断过女人。这让他的欲望得到了充分满足。他聪明而傲慢，好争论，脾气急，而且言语刻薄。回想起来，我得说，他是个非常不讨喜的年轻人，但你绝不会觉得他乏味。现在，他五十多岁，有点儿发福，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但那金丝边眼镜后的双眼依然明亮有神。他有些武断，有些自负，喜欢争论，而且言语刻薄，但他心地善良，善于逗乐。当你认识一个人太久，他的缺点就不会再对你造成困扰，就像你接受自身的缺点一样，你也会接受他的一切。查理是一位病理学家，偶尔会赠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小册子。书的内容非常严肃，满是术语，充斥着各种细菌插图，但我从来就没读过。我从别处听说，查理对自己专业